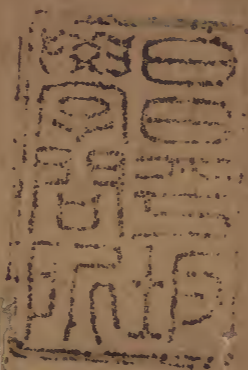


四書斷

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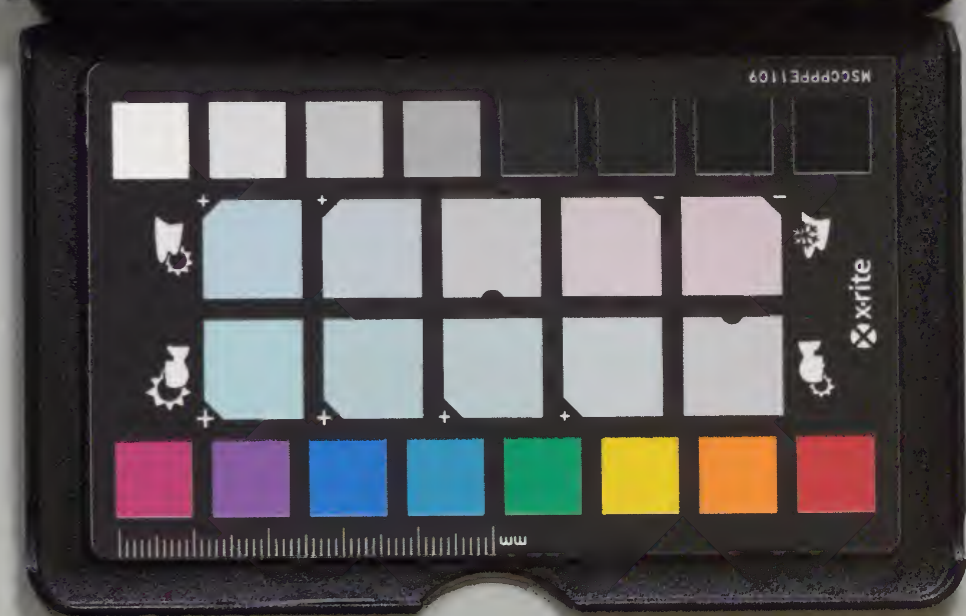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五	八	五
六	七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庫文		漢
三七函	八五	漢
二架	六五	漢

共四六
四書世五号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85
冊數	6 (2)
函號	277 197



四書斷卷之四

武塘周心屺永瞻甫著

同里錢以埴孝起氏參訂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章

三節

此章學字是論語全部綱領集註發明之已層層補出原本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只一善字即朱子所謂學之正也善字直從人性皆善來則明善即是明性復其初即是復其性其釋朋來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又即是能盡人之性故蒙引蔡氏分成已成物成德比之大學三綱領此亦從善字引合蓋以前兩節如明新相足末節

又就學者身上說箇已成之德若於人不知處有幾微介意猶是善之未至德之未成也玩朱子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淡而不已焉耳可見君子二字不過是明善而復其初一箇現成名目其工夫全在首節首節程子二說一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故說也是言所以明善者其理時時與心相洽則以知言也一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是言所以復其初者其事時時與身相安則以行言也孔子說箇說字亦只就現在說其所學不容自己未說到精義入神地位此孔子之教也雖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皆以性分之所固有爲職分之所當爲而孔子之教却重下學工夫故每言學不輕言性每言君子不輕

言聖人言心必言身言理必言事見得日用動靜之間無一非學則無一不當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必件件皆體貼到自家心身上知之行之非徒誦習先覺之所爲爲時習之也說則得諸心樂則暢於外此兩節固一串事第三節集註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則人字自與已字對不與朋字對不慍所以成君子非以不慍爲不改其樂此後兩節並非對舉也

按註明善而復其初一句包大學明明德中庸明善誠身孟子知言養氣四書體要處一總該括大學物格知至卽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卽是復其初故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擇善卽是明善誠身卽是復其初故章句

釋學問思辨曰學而知也釋篤行曰利而行也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孟子知言即是明善養氣即是復其初故集註釋知言養氣亦曰善養之以復其初又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皆不脫知性復性兼知行說若不明其體要則聖賢之學學箇甚麼此程朱未嘗不精切發明所以有功於先聖先賢

有子曰其為章 二節

此章論言孝弟首尾相應孝弟非有兩樣但自眾人之質言之則有孝弟之心便可信其不為不善故首節集註釋好字指心言曰其心和順是拔其不善之根也以君子之學言之則既有孝弟之

心遂有孝弟之事故次節集註釋為仁指事言曰為仁猶曰行仁是廣其為善之量也就兩節看則上節是引起下節歸重君子就下節一節看則務本二句又承上起下務本本字註主凡事說為仁之本本字註主一事說蓋上本字雖照孝弟道字雖照仁道但畱下文地步故且以凡事泛說至末二句乃可明言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凡本字以性言之則仁義禮智皆出於性此以天下之大本為本以事言之則但以事之所始為本故程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此仁字指及物者言之蓋謂仁從孝弟做起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仁字指本體言之蓋謂孝弟亦從仁裏發出來

子曰巧言令色章

此章仁字以心之全德言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若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私心便是人欲故集註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本心猶云道心私心猶云人心人心日肆則道心日亡亡字換鮮字更危只管鮮去必至於亡矣此言色二字凡致飾於外者皆是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警省學者之意爲多

曾子曰吾日章

此章三箇不字三箇乎字只是省察不忠不信不習竝無忠信習可以一日自恕集註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

謂得爲學之本矣無則加勉四字更補本文意之所未盡誠字兼身心在內故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而謝氏又補出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蓋誠身本於誠意動察本於靜存而省察又兼克治方是曾子誠身之學完全工夫

子曰道千乘章

此章以爲政之心言故集註謂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本之中又有本故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蓋敬字脫不得心字敬則心一故一卽是箇心主一卽是箇敬心是本體敬是工夫敬不是心不可泊一事謂之主一故敬連事說敬則無事亦有箇主一如所謂緝熙敬止者是也事事

亦有箇主一如所謂仁敬孝慈信之類是也集註釋信字卽根敬事來曰敬其事而信於民也以而字貫下便見得以敬爲主推此則下三件俱是論其所存未及爲政也朱子復斷以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蓋謂從上說下去是有了前件而後可做後件不如是則無本又從下足上去是既有前件不可無後件不如是則不全此反覆相因之說也時使註指農隙之時此增一重農意成五者以別樣已在愛人內了

子曰弟子章

此章句句貼弟子說孝弟是弟子之本行則謹而言則信是弟子立身之始衆人則愛而仁者則親是弟子待人之始先行後文弟

子之學當如是矣內註但釋字義圈外方發明則以學文之意據程子看則字是輕詞猶云纔可學文據朱子斷之則字是重詞猶云便要學文合兩說是先學文非弟子職也不學文亦非弟子職也

子夏曰賢賢章

此章只是以盡倫爲實學集註明言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是信其已學非謂不必學也西河之教豈是廢學之人四者句句有行之必盡其誠在內果件件行之必盡其誠則學求如是而已末二句特抑揚斷之雖曰字輕不必泥

子曰君子不重章

四節

此章向主內外人已以四節分四條此由勉齋黃氏謂外厚重而內忠信則本立矣勝已而速改過則德進來然細玩黃氏既以前兩節說本立則因為要厚重故說到忠信乃是向前推本之言若不由存而發何以爲涵養氣質工夫以後兩節說德進則既有了忠信又說到擇爻改過乃是向後加勵之言若無箇忠信爲主則後兩條亦是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矣故四平說亦看書討便宜法尚未明辨若明辨之還宜以主忠信爲本首節從君子喚出學字是爲忠信引起後兩節是爲忠信防護君子卽作學者說只看朱子曰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則承上貫下皆在此矣首節三箇不字重在第一箇第二箇乃第一箇所致第三箇又以第

一箇而推原之也故則不威則字猶言其病勢必至於此學則不固則字猶言其病原蓋起於此此正是表裏自然之符夫不重之根既由於學之不固則君子所以固其學者必以忠信爲主也主字極有力苟其心一分未盡不謂之忠未能內外如一不謂之信全重君子爲學說言凡事靠他做主方事事皆實非虛聽其心也集註釋毋爻句曰爻所以輔仁仁字卽是忠信處釋過則句曰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惡字卽是不忠信處此正與主忠信註中爲惡則易爲善則難二句關合

曾子曰慎終章

此章見端化之原不外乎孝子之志人情之實在上爲教化卽在

下爲風俗故集註云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而於民德歸厚用兩箇亦字是補白文上一截

子禽問於子貢章 二節

此章子禽但就聞政而論故忘却夫子子貢但就夫子而論故平日溫良恭儉讓自有一箇平素的夫子完全的夫子則必聞其政特其餘耳集註云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此句有三層意盛德是夫子之本領盛德發爲光輝是自內而通於外所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是也盛德光輝而接於人是由我而通於物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是也章內求字與字得字惟與字不在夫子身上子貢增一得字以斷求字撇却了與字此所

謂善觀聖人善言德行

子曰父在章

此章論孝子之心全在有所不忍的念頭看出孝來專爲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者發當與觀過知仁章反對互看見得以善取人而亦有未可取者以過棄人而亦有不可棄者故觀人者當觀其心之厚薄不徒觀其行之可否首二句兼善惡言重觀其行一邊而尤歸重在所行雖善之行惟卽其所當改者而孝子之心亦有所不忍乃可謂孝觀志觀行照末句卽是觀其孝不孝處

有子曰禮之用章 二節

此章以首六字爲提綱下文先王至由之一氣讀下作一段是言

其可信處以明先王之道乃是禮之本然所以無不由也有所不行至末一氣讀下作一段是辨其不可信處以明今之和非復禮之本然所以亦不可行也只看集註兩箇所以字便一正一反斷得了了而禮乃大明於天下禮之用三字本說禮之中自有箇和不是離了禮換了箇和故有子開口把禮之用三字冒在和字前朱子又恐從用說起脫了上一截故曰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此又將體字冒在用字前也可見用字脫不得體字字脫不得嚴字方爲完義知和而和有兩等人苟任意脫畧與任意僭侈俱是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者也

有子曰信近章

此章言做人只消安於庸行揀箇到底不差的做去不要好高以致起頭一差後將不及自悔故集註謹始慮終四字是做人的金丹因仍苟且四字是害人的毒藥蓋人之所以因仍苟且者一失之察理不精其於爲信爲恭爲親者看得不透不知天下之理不可謂其近似而遂可以自安也故必須謹之於始一失之慮患不深其於不可復不遠恥辱不可宗者防之不早不知天下之事不可倖其既敗而猶有後圖也故必須慮其所終此與以約鮮失其意畧同

子曰君子食無章

此節亦作一句讀逐句照了好學一串滾去則好字方足言君子亦既寡營矣其加厲又如此加厲矣其虛懷又如此做一箇君子遍下

子貢曰貧而章 三節

此章三節是兩問兩答首節子貢自問處貧富之道夫子亦只就處貧富之可與未若者勉之次節子貢又知義理之無窮而引詩言之夫子亦遂以言詩許之似乎可作兩截分開而其實學者凡有得而未可遽自足者全在又知義理之無窮一箇轉關便四通八達卽如處貧富之道或知所守或能忘之其所謂可與未若者安在有合於切磋琢磨之吼哉唯賜又知之則凡所已言者皆可

以知未言者義理無窮而知之亦無窮言之亦無窮學問之道如是而已矣則言詩亦如是而已矣此通章語意畢竟注重告往知來一句不必泥章法爲樣子

子曰不患人之章

見得道理明白自然知人人不知已其病在人已不知人其病在我故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

子曰爲政以德章

此章重首句四字下文十二字特言則無爲而天下歸之之象註則字須玩是說能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故程子曰爲政或德然後無爲集註云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此政

四書章句
卷之四
字是從躬行後向外說出不止是法制禁令之政云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德字是從躬行後向內說入不止是所得於天之德故以此爲政一先天下而自爲正也此卽居其所之說一合天下而共爲正也此卽而衆星共之之說

子曰詩三百章

此章集註所謂詩之言善者惡者此善惡二字自主詩之美刺說曰人之善心人之惡志此善惡二字乃主讀詩者性情說然善之在心惡之在志苟非詩之教無以深入性情而感發之懲創之則所以能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者原由詩之言自得其性情之正來此所以貴乎詩之教也

子曰道之以政章二節

此章雖是平敘治效而治術之淺深自辨蓋道之以政者原不過爲禁其不善故不從者復有刑以一之此固徒任政刑者也道之以德者亦旣率之以善矣而猶恐其資稟之有厚薄信從之有淺深故又有禮以一之此雖不盡廢刑政而不徒任政刑者也兩節末句而字且字俱有兩截意重下一截一則雖不敢爲惡而實不知惡之可恥則其去爲善遠矣一則不獨恥爲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則其去不善遠矣集註井然

子曰吾十有五章六節

此章把一箇學字貫下在聖人本知行並至無分先後因其自言

由學而入故朱子亦貼知行二意先知後行此志學與立相對互足也不惑是從分殊處說故集註云事物之所當然知命是從理一處說故集註云事物所以當然之故此不惑與知命相對互足也耳順是心之所受者感而遂通故集註云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不踰矩是心之所出者泛應曲當故集註云安而行之不勉而中此耳順與從心相對互足也其工夫層層深入必循其序必全其功到知命已完後兩節無工夫矣

孟懿子問孝章 二節

此章只是論孝不必專為三家僭禮多用敲擊首節集註釋無違謂不背於理理字原包得廣亦不可看做預侵末節此處竟像作

隱語一般蓋凡為人子者皆有孝子之心則皆有孝子之理其不忍背於理者即至愛存焉其不敢背於理者即至敬存焉故無違二字自答問孝夫子豈畱待其再問而始悉之乎況末節集註釋禮字曰禮即理之節文也增了節文二字是又從理字分疏出來節則不敢過是不得為而為之者非禮也文則不敢不及是得為而不為者非禮也故生事二句自答無違夫子又豈欲懿子聞之而乃發之樊遲乎懿子與南宮敬叔皆孟僖子之子其父使其子師事孔子學禮

孟武伯問孝章

集註云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

容於不謹矣只此二十餘字日誦數過蓼莪我可無讀也一凡字思之不盡

子游問孝章

養亦是孝之一事但是謂能養四字便有許多不敬在內故下文卽以皆能有養者甚言不敬之罪皆能能字正破上文能字

子夏問孝章

集註有深慶者二句引禮記之文以釋色字的原委要見得父母之前用不得一味徑情亦用不得一味文貌若一味徑情以爲心上不差而遂安焉便有許多率意疎畧無心之戾氣不堪對父母處若一味文貌以爲禮上不差而遂安焉便有許多過於儼恪有

意之恭敬非父母所樂處以此思色豈非最難此色字自深慶以及婉容澈內澈外包足在此故服勞奉養亦是人子的事但少了這件不得謂孝

子曰吾與回言章

此章見顏子於夫子之言皆句句能身體而力行之與空空解悟者不同如愚與不愚是一串事惟其不違時便已默識心融故能於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其不違正是未嘗不知質性剛明處其足發正是好學之實通節一氣貫下

子曰視其所以章 四節

四書
此章若看刻了瘦字似只管疑天下無真君子矣聖人與善之心還是以天下未嘗無君子但其真偽淺深不可無辨集註唯所以兼為善為惡所由言意之所從來所安言心之所樂俱指善說意是一事發端處心是其人全體處故意之時分少心之時分多所為之事雖同而為之之意不同故觀比視為詳一時之意可勉而不變之心難勉故察則又加詳三箇其字卽下文人字人之所以所由所安原未嘗淺匿但在我有以視之觀之察之耳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此又為知人者補出本領

子曰溫故章

此章集註單提一學字斷之曰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知新卽在溫故中得來曰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則其應不窮又卽從所學在我變化出來其得力全在時習二字惟將故中道理時習得熟熟後便觸處皆通隨問隨答故可以為人師可以二字是就所學言非定要為師

子曰君子不器章

集註云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蓋謂君子既進於德則其學問之功足以變化氣質而復其虛靈不昧之初故其心之虛有以具衆理是體無不具其心之靈有以應萬事是用無不周玩註中故字尤重體無不具為君子本領故勉齋黃氏曰用無不周

是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子貢問君子章

此章是專論君子單重行字不比訥言敏行顧行顧言之說行字作去聲讀而以言行對舉只是君子發一言必先從心上經過即從心上做起所謂脩辭立其誠便是先行其言下四字輕帶連上為一句不必泥未言之先既行之後互相足

子曰君子周章

周比二字固照註作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其原頭却從心體廣狹分別在君子雖親厚一人亦是周周便不是比或愛之而不以姑息或惡之而不念舊惡皆周也在小人雖親厚多人

亦是比比便不是周或狗一已之私或昵一時之愛皆比也君子小人之分只在上一字

子曰學而不思章

此章據集註以不思為不求諸心則罔字是未能窮其理之意以不學為不習其事則殆字是未能驗其實之意然知行原拆不開學必兼知行思亦兼知行不思原算不得學故學而不思則昏而無得不學原算不得思故思而不學則危而不安玩兩則字把身心工夫攪做一塊

子曰攻乎異端章

凡異端最怕他近理彌近理則大亂真故專治而欲精之其害愈

甚害字兼人已說心術政事皆在內

子曰由誨女章

子路平素強不知以爲知者他自由勇於行來便不能無粗心處夫子恐其畧於致知工夫猛地在勇行上去了故教以知之的方
法知之二句作一句讀側重不知一邊蓋學者於義理事物之間
不能有明而無昧但要從心上察識端的明則自知其明昧則自
知其昧不容一分自欺便是有明無蔽處從此加以窮理工夫乃
所謂知之之道不是教他安於不知六箇知字雖似中間四箇在
事理上說上下兩箇在心上說然人必先有箇本體之明而後能
窮事物之理故居敬又爲窮理之本則凡知字俱脫不得心字

子張學干祿章一節

此章集註雖以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作三層剝入然第一層非
子張所難正恐其徒鶩於多聞多見復有擇之不精處苟自居於
不疑不殆又便有守之不約處故須要從多者善擇精者善守直
到第三層方可見之言行故兩則字是難詞猶云纔可寡尤寡悔
耳不然尚未能自去其尤悔何暇干祿此爲子張下鍼砭故祿在
其中句其意只重在其中不重祿自至

哀公問曰何爲章

此章內註引程子說釋民服補出人心字外註引謝氏說釋舉直
錯枉又補出居敬窮理皆推本之論人主必先明於好惡而後舉

錯得宜故窮理是舉錯之本居敬又為窮理之本蓋居敬則本體清明而後能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章

此章臨之以莊三段與樊遲請學稼章上好禮二段大別此是答使民則重不要看輕了百姓彼是答請學則重不要看輕了自家故臨之以莊三段是為使民言之也倘臨之以莊而不即敬猶疑民或難治臨之以莊便敬了民何等易治上何等易於治民何為把百姓看錯了下一段亦然上好禮二段是為學言之也倘上好禮而民或敢不敬或有敬有不敬必我所以好之者未至也若誠好禮便無一民在禮之外則我何為不好禮何為不做好禮的人

下一段亦然

或謂孔子章二節

此章以或人之問專以出仕為為政故夫子姑以書之告君陳者言為政之本而已不涉魯事集註釋書辭謂君陳能孝於親爰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是又就能孝爰者身上補出齊家一層然後知治平之政不論遠近亦不論出處俱不外是矣章內政字書自主齊家說下文兩政字方是答為政政字

子曰人而無信章

此章信字主信實之心說猶言忠信信字凡我與人必有箇實心相接處方行得去如車之有輓軌一般不然雖州里行乎哉下三

句只引喻上意

子張問十世章 二節

此章只重禮可知便是知來至當處因字最重所損益只是扶持箇三綱五常善其所因而已蓋凡昔之積於有餘者即為後世裁減之端昔之苦於不足者即為後世增補之處故只看今日所有餘者何在所不足者何在則後日之所損所益可知矣可知主前知說方合末句

子曰非其鬼章 二節

一則不當為而為何以不能自止一則當為而不為何以不能自奮聖人推原其病所自來曰是諂也是無勇也言這是有根的病無可別樣推托其語意在上句下句縫內

四書斷卷之四終

四書斷卷之五

武塘周心岷永瞻甫著

同里顧正域子位氏參訂

論語

孔子謂季氏章

凡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忍則安之矣故夫子於季氏之僭入
佾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於宰予之欲短喪曰女安則爲之皆根
究到心上此忍字是敢忍之忍卽不仁二字

三家者以雍徹章

凡禮樂必有義故詩必配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雍詩武王祭文
王之樂歌用以徹饌告成禮也三家大夫祭都宮而歌采蘋宜也

乃以雍詩而歌之三家之堂則奏之非其地以三家之堂而歌雍詩則奏之非其詩以義斷之甚無謂然所以不知其非者此程子所謂因襲之弊也蓋自成王以周公之功賜魯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而因祖文王是既不知諸侯不得祖天子於是三桓立廟而祖桓公因襲魯廟之禮樂亦不知大夫不得祖諸侯甚至以大夫而僭天子亦習爲固然而已獨柰何不思其義乎

子曰人而不仁章

此仁字以心之德言心之全德爲仁故不仁直謂之人心亡矣心既亡則絕無天理安得有天理之節文天理之和樂蓋無了一箇完全的心便件件不爲之用故集註曰禮樂不爲之用

林放問禮章

三節

禮貴得中奢不如儉易不如戚此不過較量文質之間取其近本者言之則質乃禮之本也故集註云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與戚爲本兩句不平下句又引禮之一事

夷狄之有君章

此只慨歎不尊君長的意無上下之分便是亡了

季氏旅於泰山章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其理一也故夫子言泰山不享非禮卽以林放斷之使其無益而自止則人所不能救者不如其自爲救耳集註不享非禮禮字凜然獨舉林放意在明

禮不但以勵冉有

子曰君子無所章

通節只重首句發論無所爭主君子心上說比無爭更消融得乾淨引射證之有勝負未形勝負已形兩意在內凡人心所以不能和平者莫若事未形而隱然有箇低昂的意與事既形而顯然有箇榮辱之分若夫升而射及下而飲一味雍容揖遜無一點喜勝人之心亦無一點怨勝已之心更何處有所爭乎末句雖根射說然原要發明箇完全君子以見君子所以無所爭者概如是

子夏曰巧笑章

三節

此章只是因詩而知學首以詩起問末以言詩相許中間繪事禮

後二語俱從素絢句引伸出來夫子特以繪事解詩子夏遂因詩悟禮此非詩言所及并非夫子言之所及故曰起予而可與言詩其章法雖與貧而無諂章兩問兩答語意相類然兩人却不同子夏是箇篤信謹守的人其於學也一言之疑亦須窮究明白故有逸詩之問及聞繪事之說便知天下事事有箇本原俱不可輕放過從此便要加體驗工夫故子夏是件件能鑽進去子貢是件件能跳出來雖皆可與言詩而地位各有不同章內兩後字俱根詩辭為字來凡有待於為便後矣

子曰夏禮吾能章

此章與中庸言此有別中庸主為下不倍是為用禮者說故但說

杞宋不足徵則惟有從周此又推原到文獻不足之故則爲言禮者說夫子但思有以證吾言庶幾古禮不盡亡耳故集註單提言字不釋其意言則聖人所能徵則時爲之非聖人所能也

子曰禘自既灌章

祭以誠爲實禮爲虛禘禮凡九獻灌者一獻以及二獻求神之始也自此以後魯之君臣便誠意懈怠則失其所爲祭者矣故曰不欲觀之此卽是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的意不必添入以魯祭非禮不欲觀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所出之主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以后稷爲太祖禘帝嚳而后稷配之成王尊周公賜魯重祭禘於周公之廟則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不王不禘則魯之郊禘非禮也禮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制自周公故曰周公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謂周公之禮壞也

或問禘之說章

此章當以集註仁孝誠敬四字爲禘之說註脚不然不知說甚麼矣仁孝誠敬之至正是先王所以報本追遠之意說之所以難知者以此知其說而治天下不難者亦以此不知也三字貫下文讀下夫以一人之身上而推之先王先公又上而推之始祖以至於

始祖所自出而作配於天是於報本之中又報本焉追遠之中又追遠焉故須仁孝誠敬之至方能於禘洞幽明之理極感格之誠惟能洞幽明之理所以理無不明惟能極感格之誠所以誠無不格此所以治天下如示諸掌也此章不重爲魯諱魯之郊禘非禮夫子原明言之何消諱得集註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看又字亦是帶及

祭如在章 二節

此章上節記事下節記言總見祭祀之誠處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言神之有無只在此心之誠不誠不是說神之來格不來格

玉孫賈問章 二節

時俗之語特講媚術夫子撇却媚字竟論禱祀絕不涉及依附權臣意天卽理也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計禍福蓋君子以是非爲利害不以禍福爲利害也

子曰周監於章

此章專爲後世但知周末文勝而不知周家制禮之初其監於二代損益盡善有非後世所可違者此夫子特推原其所以文盛之故以定所從通節一氣貫下與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語意相似不比中庸以從周爲爲下不倍蓋使天下不致因其流弊或矯枉而爲去文或致飾而不知所止故把一箇從字攔截兩路

子入太廟章

集註云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蓋禮以敬為本若恃其平日之知而臨事不加謹焉則知者失之矣若平日習禮但聞其名而臨事尚有未識之器物未見之實事而不加詳審則不知者又失之故每事問者毋論知與不知皆是敬謹之至所以為禮也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為太祖故集註指周公之廟為太廟非謂列國有世室而無太廟

子曰射不主皮章

此節三句首句是引體第二句是釋體第三句是推論蓋以一射驗古之道也集註引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此

尚德不尚力自是本意若兼揆文奮武是補意

子貢欲去告朔章

子貢惜羊之不為禮用夫子惜禮之猶以羊存此非徒以空名為實事也玩集註云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則夫子之意原在乎識之而可復故以為存此羊則今日我君雖不告朔我魯未嘗不告朔我魯猶知告朔豈我君終不告朔哉故看得一羊存即一禮存一禮存即一切之禮皆存所以關係甚大

子曰事君盡禮章

此章若照集註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則是孔子說自家的話若深體聖人無我氣象則白文亦只平說不

見有人我相形的意盡字言禮之當然不加毫末必如是而後安於心耳若加毫末便是諂諂亦是不敬也

定公問君使章

集註云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是君自盡君之道不問其為何如臣臣自盡臣之道不問其為何如君玩而已兩字斬去許多別樣念頭故君臣各盡其道是正意上下相為感應是餘意以禮以忠皆兼心與事言

子曰關雎章

此章意甚層疊關雎之詩依詩傳為宮人所作所謂鐘鼓琴瑟寤寐反側者是宮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未得而哀既得而樂其詩不淫不傷如此非以文王為詩人也於是因其發於辭播於音者以推原詩人性情之正又因詩人性情之正推原文王德教之深所謂至德之世人皆知乎學問而心各反乎性情者此也不止如小序專言后妃之德集註於思無邪章曰其用歸於使人各得其性情之正是從學詩者廣詩之用此章曰有以識詩人性情之正是從作詩者推詩之本

哀公問社章 一節

古者立社各以其土之所宜木非取義於木宰我所對既非立社之本意而又輕言周之所以用栗之意以啟時君殺伐之心則一言而兩失焉故夫子所謂成事遂事既往者即指其言已出不可

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絕不涉及魯事可見人言一差卽是事差故不可不謹

問社章夫子以宰我其言已出遂等於成事遂事既往之不可復救集註乃補出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曰欲使謹其後便見得聖人教人雖一言之失一日之失必從而甚之所以勵其後不獨爲一言之失也晝寢章夫子以宰予晝寢遂重做其能言而行不逮又說到前此聽言信行者因予而改爲聽言觀行集註乃補出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儆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曰以儆羣弟子便見得聖人教人雖一人之過一端之過必因而廣之所以勵其

餘不獨爲一人之過也如此方發明得聖人立言之意此集註所以有功於後學

子曰管仲之器章 三節

此章集註釋器小曰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局量指裏頭容受本領規模指外面設施功烈惟其容受處褊淺所以設施處卑狹蓋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實器有以限之也然則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是管仲器小的病源而其所以不能不奢不能不犯禮者又是管仲器小的病證但此章白文夫子只言器小不濶論器小之由卽兩節隨問隨答亦不必牽合器小蓋卽使管仲儉而知禮亦無解於器小不儉不知禮亦

不足以盡器小是則管仲而已矣

子語魯大師章

凡論樂有情有文其文之中又有聲有容此章專主聲音說大全張南軒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其所以爲聲音者是未作樂之先聖人別有精微之義故南軒補足先一層處若夫子正樂於既作之後則惟與大師考訂聲音由始而從由從而成節節見得可知而已始從成饒氏許氏俱主三節看但三節中始作與以成始之成之其時分皆少惟中間從之一節其時分較多蓋始作時一始便無所不始五音六律羣然合奏及從之以後合而聽之却清濁高

下如五味之相濟則翕合之中有和諧曰純如純如矣析而聽之却又一音自爲一音無相奪倫則和諧之中有明白曰皦如皦如矣總而聽之却又此倡彼和始終相生則明白之中無間斷曰繹如樂至此其一成矣則推之六成九成概可知也

儀封人章

此章只消玩封人口中說箇久字將字則識得天意如貞下起元一般這件既久那件便將至矣故失位則以事斷之得位則以理斷之集註釋喪字曰失位去國釋木鐸曰得位設教此卽吉凶消長之理不必泥周流四方謂失位正所以得位如或曰一說

子謂韶章

此章在夫子只說韶武不曾軒輊舜與武王又只就聲容言樂未嘗染著德有性反時有揖遜征誅之異集註乃推明其所以然蓋樂有情有文以象功故美以功言情以象德故善以德言功者德之所致故曰善者美之實也此實字猶果實之實惟皆有箇善在內故發而為聲容者各極其盛則各盡其美但美則以發見於外者為盡美善則以充積於內者為盡善故又字是自然之辭照性之意非增了一件未字是勉然之辭照反之意非少了一件論作樂崇德原聖人所同只是盡善與未盡善有辨爾

子曰居上不寬章

此章須玩集註三箇本字及得失二字大全朱子曰寬有政教法

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心既寬矣而政教法度或盡善或未盡善故可觀其所行之得失若本原先不是了把甚麼去觀他下二句倣此

子曰里仁為美章

此篇論仁居多乃首章從擇里說起仁只是仁厚之俗未便是教化既浹必世後仁之仁然人能擇而處之便有箇是非之心可以明取舍而漸摩到仁上人不能擇而處之便失了是非之心無以明取舍而感發到仁上蓋聖門言仁往往要在境遇上體認出來如人生此身必有箇著落擇里亦所以著落此身若失了是非之本心先使此心無箇著落如何能著落此身則勢必至失了一件

漸漸盡失其全體故不知將漸至不仁不仁便處約不可處樂不
可下章處字與此章處字總是說此身無可著落也集註一云失
其是非之本心一云失其本心則有失一與全失之別

子曰不仁者章

此章專就處境上論仁要先提一箇仁字為主下兩句卽緣上兩
句爲義四句直是反對仁只是人的本心存得本心則自家方有
箇把柄不爲外境所奪若無了這把柄則處約便爲約做主集註
濫字是言裏頭忍不住了便被他溢出外去卽窮斯濫矣之濫處
樂便爲樂做主集註淫字是言外面鎮不住了便被他浸入裏來
卽富貴不能淫之淫或暫時尚可忍之鎮之若長久斷斷乎無一

可者所以唯仁者自能依此本心安而行之隨他約樂總是無適
不然何安如之唯知者亦能識得本心知而弗去隨他約樂總是
不易所守何利如之仁者知者皆以仁爲主與不仁者對非其能
安之則亦勉之此以工夫爲淺深非本體有淺深也

子曰惟仁者章

心無私而事合理必兩件俱足方是仁者亦有好惡當於理而未
必能心無私亦有心無私而未必能好惡當於理故集註云無私
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此固以心無私爲主但由心而達於事原少
不得一件程子又合公正兩字解之公字卽是心無私正字卽是
事合理亦惟公而後能正也

子曰苟志於仁章

仁是心之全德苟字作誠字解是毅然拏定一箇主意專志於此便遇絕於彼故特患無其志耳此言前之意也朱子又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此言外之意也前一意則矣字是自然之辭後一意則矣字是纔可之辭

子曰富與貴章 三節

此章是論君子爲仁用力周到處竝無自然不違仁在內照真西山說作三截看審富貴而安貧賤爲一截終食不違仁爲一截造次顛沛二句又爲一截然扼要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句前兩節向內說入是注到這一句末兩句向外說出是找足這一句

首節從取舍之明呼起所以明取舍之本第二節方出仁字此仁字是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只這一點處之不安去之不安的心便是仁只這一點不敢昧其不安的心便是不去仁便是君子所以成其審富貴而安貧賤之實也此處乃結上生下故第三節卽就君子之不去仁說到工夫細密處則已撇開了富貴貧賤刻刻從無欲無惡根源上用力故朱子謂終食無違是無時而不仁又就終食無違中說到造次顛沛必於是見得靜存之心臨事尤加謹焉故朱子謂造次顛沛二句是無處而不仁先儒於此遂分存養省察兩截必於是三字原主工夫說但集註止言存養之功不言省察是省察卽包在存養內若非存養既熟造次顛沛豈能自持

故此乃不斷工夫非另起工夫也只看末節總註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便把通章意一口吸盡

子曰我未見好仁章 三節

此章不可泥三箇未見剖作三截把書理看得不融貫首節亦但就好惡之誠說箇成德之事只看好仁者無以尚之兩句夫子申明所以未見之故則原指工夫為成德之事便做箇用力於仁的橈子不是除却了生知安行第一等人也第二節所謂用其力於仁正是學好仁惡不仁無以尚不使加工夫入手處人只要認清了好惡所在好這箇便要專得這箇惡那箇便要決去那箇方是

實用其力蓋仁不是外物則未有好仁而好不來者未有惡不仁而惡不去者但恐人以氣質不同為諉故夫子既不信有用力而力不足者遂并不信有欲進而不能者此兩箇未見串下同是一意也集註於次節云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於末節云昏弱之甚則於用力於仁又補出明健二意成德之事是至明至健之人用力之人是從省察克治入手之人即使昏弱之甚亦尚有德勝氣質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法聖人之教只是不肯放過一人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專為以過棄人者發故上二句黨字雖兼君子小人而觀過知仁仁字只就君子一邊說世人每求人於無過及有過便同類

而觀之不知過中亦有君子則不可不觀其心之或失於厚或過於愛以別於小人之薄與忍也此仁字單指愛之理言故程子只以厚薄愛忍斷之而朱子亦云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章

此章深言人不可不及時聞道道者生人之理一日未聞道便虛生一日此聞字兼知行在內若畧曉得便任如何死得此正為未可以死者說非達觀生死

子曰士志於道章

此章志字原是識趣卑陋的人志得不力故其心為物所動只據

恥惡衣食一件此其人便隨他或處富貴或處貧賤種種不齊之遇到底是箇識趣卑陋根器何足與議道西山真氏曰前輩有云蔽得菜根何事不可為亦是此意

子曰君子之於章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本是決斷得中之意並非融通圓轉之說必其平日先有精義入神之功故事到面前可否立斷只看集註補出道字學字道是完全體備學是平素工夫這是君子的本領俱在首句內具足道是體義是用以道為主而隨事泛應有義存焉是其所以無適莫者也故義之與比四字是追說無適無莫之本非謂無適無莫便是義章內三箇也字口氣直注到末句下兩箇

也字連末句作一句讀如孟子言不必信三句一般語勢甚緊

子曰君子懷德章

此章雖亦就念頭上辨其所以爲君子小人但懷字又是念茲在茲刻刻不肯放過處故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蓋旣安於善必常防其不善故懷德者必懷刑懷刑是又增一箇省察的意旣自戀其所有必更利人之所有故懷土者必懷惠懷惠是又增一箇願乎外的意按蒙引淺說又分出兩樣君子小人亦不必

子曰放於利章

此爲放於利者下乘說法若論君子則論是非不論利害多字從

放字來只是件件要便宜便件件取怨不獨是受害者怨之故程註置圈外

子曰能以禮讓章

禮讓二字原拆不開故集註補出實字文字蓋禮只是有序必裏頭有箇辭讓之心則親疎上下之辨方得其序而自無乖爭凡所以正心脩身以齊家而治國者便一齊具備故曰何有此卽在能禮讓者身上說不然雖外面徒守其文并算不得禮矣亦卽在不能禮讓者身上說

子曰不患無位章

患與不患只是一箇念頭大有擔荷不獨異於貪位沽名并異於

輕位逃名之輩假使無位莫已知而區區空疎枯槁不媿乃甚乎
下半句字字策勵不論名位已得未得只要反求所以立與可知
者在已者何如

子曰參乎章 二節

此章聖賢亦以傳心者傳道夫子所以呼曾子便見得曾子之學
有得於心故呼而告之曾子之唯亦即是反之於心而得其所謂
一貫故因門人之問而遂以忠恕明之忠即所以盡吾心恕即以
盡吾心者推吾心皆以心言也故集註解夫子之一貫亦主聖人
之心言之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一以
心言貫以事言然玩一理渾然理字畢竟以性爲道之本原則一

乃是性貫之是一性貫乎萬事一即天下之大本貫即天下之達
道方合得聖人的體用故程子說忠恕所以明聖道之體用以見
曾子說箇忠恕特借學者之體用以著明聖人之體用而其實聖
人之一貫從大本大原中自然流出初無待盡已推已也天下只
一箇道字便澈上澈下無不該括就聖人分上移上一層則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即道之體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即道之用也就
聖人分上移下一層則下學盡已之忠亦道之體也下學推已之
恕亦道之用也若細分之在天地則以命與性爲忠恕天所賦爲
命物所受爲性命是體而性是用也在聖人則以中與和爲忠恕
自然忠即純然未發之中自然恕即純然中節之和是大本是體

而達道是用也若學者之忠恕下學忠所以上達到聖人的一下
 學恕所以上達到聖人的貫則忠是體而恕是用也此時曾子地
 位方悟到一貫其工夫尚在忠恕立脚故直以身體力行者為門
 人言之非貶損其說以曉門人玩而已矣三字是說盡已推已其
 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無不盡矣據夫子與曾子說一貫與子貢
 亦說一貫兩處一是言道一是言學蓋因曾子是由踐履入道的
 人其得力在行一邊故夫子與之言道言道則從一說起此所謂
 一本萬殊體用一原也子貢是由知識入道的人其得力在知一
 邊故夫子與之言學言學則從多說起此所謂萬殊一本顯微無
 間也體用一原由體及用顯微無間由顯歸微

子曰君子喻章

此章以喻字分君子小人不但是義利之辨若但辨義利凡所謂
 循天理徇人欲者便章章移得去矣喻猶曉也唯君子淡得義之
 滋味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唯小人淡得利之滋味故
 患得患失打算得最精此道心人心各有箇悅心處淡喻而篤好
 之不可矯易也故程子曰唯其淡喻是以篤好

子曰見賢思齊章

賢不賢都是借境為己之學全在思齊內省只據一見便不肯放
 過則其未見之前所以好善惡惡者可知既見之後所以求必得
 而務決去者亦可知矣

子曰事父母章

此只重事父母三字不重幾諫凡為人子不唯平日起敬起孝有愉色婉容雖遇諫之時亦當如此卽諫而不入諫而撻亦當如此豈容有他念夾雜亦豈容有一刻間斷

子曰父母在章

此章只重恐親之念我不忘把父母在二字看得鄭重則一切遠遊得已不得已俱看得輕了

子曰父母之年章

此章只是父母之年刻不容去懷則以喜以懼自有不能已者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亦得愛日之誠四字

子曰古者言之章

兩句一直說下下句正是推原上句見得古人以躬行者謹言其恥直在未出言之先不但是恥其言今人只是先不知恥故未做得一分便說了十分那裏管躬之逮與不逮

子曰以約失之章

此專爲才智自逞者發約只是凡事收斂不好高不務博畢竟過失却少與信近於義章意畧同不是知雄守雌作用

子曰君子欲訥章

此是君子存心之學欲字全從一心貫澈不是兩件相較操存在未言未行之先加謹在一言一行之際集註放言易力行難此自

然之勢君子不以自然聽之故貴乎學也

子曰德不孤章

此章為進德者破疑懼的意不獨明秉彝好德之說六箇字一串說下惟德不孤立所以有德之人不論處常處變必有類應看集註故字下句只是找足上句

子游曰事君章

此章玩斯字矣字是全歸過於數字並非君受有負於我亦並非規諫全然無用蓋人幸而有君可事有受可交正宜善始善終相與有成最可恨事是有其遇合而反敗於不善處之人有其忠義而反激以不可受之勢至於數斯辱數斯疏則當自知其所由致

矣不得歸咎於君受也此忠臣義士不可不學無術

四書斷卷之五終

論語

論語

四書斷卷之六

武塘周心屺永瞻甫著

同里錢象坤孝垓氏參訂

論語

子謂公冶章

連下

子謂子賤章

長之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玩集註又言
二字可見容之見用免禍亦以平素斷之以其謹言知其必能謹
行以其謹於言行知其治亂咸宐玩集註故能二字可見子賤能
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亦以本身斷之末二句是另帶及非專靠別
人玩集註而又言二字及因以見句可見

子貢問曰賜也章

此章兩問兩答俱是許之之意器是許才之有用瑚璉是許器之
貴重而華美貴重貼用之宗廟華美貼飾以金玉不重夏商二字
至云宜於貴重而不宜於貧賤能為華美而不能為樸素是合子
貢偏處與不器有別其說亦本之朱子作餘意

或曰雍也章一節

此章集註雖仁以德言佞以才言然問者答者俱非對舉之說或
人是輕帶仁字而重短不佞夫子則重斥佞字而不輕許仁此仁
字或人主重厚說夫子指全體而不息者說一主資質一主工夫
故外註曰仁道至大是說仁之本體曰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
工夫全體之是無虧欠不息是無間斷

子使漆雕開章

此章是論治人之理非泛泛出處之說集註釋斯字曰指此理而
言釋信字曰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釋悅字朱子謂悅其
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而饒雙峰
又融貫三說謂唯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唯其不安於小成故
篤志亦既無遺義矣但內註外註畧分正佐蓋天下事不是見得
大意遂謂做得來故已見大意一語程子以曾點漆雕開竝稱然
點之志只是一事不著不必做得來故曰志大而畧於事開之志
是欲事事體認唯恐做不盡故曰篤志此虛實有別即其器不安
於小成亦須下工夫做去故以悅其篤志置圈內此朱子之教也

總是聖賢看行藏只是一理此未信不但打算仕後得失

子曰道不行章

在夫子處道不行固無所不可只是不以患難變其心者唯子路能之故夫子信子路之從與子路之喜正是心相許處其所以無所取材者皆由好勇中一箇過字來此正是子路至死不變的本領若果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則不至於孔悝之難了

孟武伯問章

四節

武伯三問皆重仁一邊故夫子三不知其仁是正對帶言其才可知正以明仁之難知非重子三子之才要他用三子也說不知其仁只是日月至焉或有或無便有不知處亦不是斷斷不許其仁

集註云宰是邑長家臣之通稱蓋邑主治民千室言民之多家主
治事百乘言事之繁

子謂子貢曰章

三節

此章是夫子始終造就子貢之意其始以與回孰愈發問分明引一箇未到地位使自家體認本領出來其後即與其自知弗如又就他現在本領為從此進步根基集註曰明睿所照四句其分別各在上二字曰明睿是從本體發見一齊皆備故即始而見終曰推測是從工夫入手逐節打通故因此而識彼曰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亦既兩意相足按慶源輔氏又云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屈此又推原

到弗如之本來又云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
畫於已至此又推究到弗如之後段更發明得夫子所以與之之
意澈前澈後

宰予晝寢章 二節

此章首節夫子本但責予之志氣昏惰乃次節并責其平日能言
而行不逮至謂前此聽言信行者因予而改為聽言觀行夫夫子
豈真待是而觀聽並用又豈真因此而盡疑學者故集註謂特因
此以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前已相發在問社
章後

子曰我未見剛章

此章曰文但言慾則不剛未嘗言剛則無慾故剛與慾相反之說
朱子皆置圈外剛只是一箇天理憑他富貴貧賤威武等一概不
可屈撓不但是不屈於慾若慾字集註曰多嗜慾則就嗜慾中便
有千頭萬緒不為這物撓便為那物撓矣焉得不屈故曰能勝物
之謂剛為物撓之為慾

子貢曰我不欲章

凡夫子言仁必重求仁工夫此章只因子貢說箇無加於人竟是
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曰非爾所及若換了不欲勿施從恕字入
手便人人可及非斷定于貢不能及也仁恕之辨程朱已悉但白
文只有人我二字不露仁字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雖

我與人本同一原但使不消打通自然無間恐流入影象之見去也故學者寧可從克己立脚

子貢曰夫子章

此章只消遵朱註教不躐等四字實落就夫子之教說文章是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此即夫子無行不與莫非教者也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天道是元亨利貞之道其實一理此即夫子所罕言不輕語上者也一可得而聞則學者便當時時體認一不可得而聞則學者便當俟之功深惟學有淺深故教不躐等至有謂性道即文章有謂文章即可悟性道有謂文章雖不言而可得聞性道雖言之而不可得聞俱是近理不真之說子貢善言德行亦必不躐等說向玄妙處也

子路有聞章

通節作一氣貫下記者形容子路勇行的心直要把天下之善件件是我聞之即件件是我行之故不但聞之斯行且未行恐聞不斷其前又急其後此其心只是一箇自強不息所謂運得極緊者此也又須知子路生平好處在勇於行一邊其病亦在勇於行一邊故夫子教他每在退一步處要他仔細致知一層若太急便有察理不精病痛

子貢問曰孔文章

謚以示勸也集註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此二句一

是人之通病一是時之通俗文子之為文子有不能盡如此二事者矣故於文子取二事焉所以大改過衛之為衛有不能盡如文子之二事者矣故於衛取文子二事焉所以重變俗

子謂產章

四其字句句要就子產身上看出君子之道來惟其處鄭故難之恭主謙遜敬主謹恪此行已事上之別惠主愛民義主限制兼貴賤不得僭侈故集註記義之事獨詳

子曰晏平仲章

此敬字淺看如失言失色之類其善在久字平仲亦賴以自全

子曰臧文仲章

此章只據不務民義而詭瀆鬼神其知便說不去毋論其他

子張問曰令尹章 二節

此章論仁亦因事而原其心也必事當理而心無私可謂之仁若子文文子夫子意中原未嘗以僭王猾夏失正君討賊之義責二子但就子張所舉斷之不失忠清便了若論仁則雖有喜有愠有不告有不去國者亦無害為仁不若竟取其事

季文子章

此思字指應事說文子特多思之人夫子亦竟論三思不渎論文子集註云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蓋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然先務

窮理是只要計是非不計利害若一味要有利無害便千思萬算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章

此知愚特就武子淺說武子事二君非其有忠有不忠也處有道無道非其有爲有不爲也只是有道而爲者則人謂之知無道而亦爲者則人便謂之愚卽集註稱其卒保其身以濟其君者此亦事後之言而武子初心不知也故謂之其愚不可及正難其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是不可及處

子在陳章

成章是隨其資質各能成箇片段如狂則自成箇狂狷則自成箇狷之類但其片段不無過不及處故或因其所長而進之或因所短而濟之皆所以裁之也曰不知所以裁之謂必歸後乃可因材施教此從歸與歸與一氣說下唯狂故簡狂簡則志大而畧於事其所見皆在德性一截所畧在學問一截故雖其規模廣大而精微有未究雖其志趣高明而中庸有未協苟或過中失正便向放蕩一流去了故思歸而裁之

子曰伯夷叔齊章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量字卽善與人同的量凡君子與人爲善是成人之美惡人爲惡是不成人之惡總是一箇公正無私的心夷齊之惡惡不是惡其人但惡其惡耳其人旣改有何可

念可見夷齊之清其量亦可使薄夫寬柳下惠之和其介亦可使
儒夫有立志此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

子曰孰謂微生章

淺說曰直者存己之誠而無所計較此與掠美市恩者相反曰順
物之理而行所無事此與曲意徇物者相反曲意以徇物之求則
事不直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則心尤不直矣心之不直何問事
之大小故聖人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程子范氏俱
推廣說

子曰巧言令色章

人之立心不直莫甚於邪媚奸險兩等人巧言令色足恭是邪媚

一流匿怨而及其人是奸險一流古人恥之聖人亦恥之說得公
汗沾背學者可不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乎兩章相發重立心以直

顏淵季路章

四節

此章遵程子說子路是求仁顏淵是不違仁孔子是安仁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為心者仁即是此心之理與萬物無不貫
通故物我無間一蔽於有己之私便相間隔故子路則以我的推
為人的見得事事要打開物我障礙此就工夫上下學恕要上達
到仁的地位故曰求仁顏淵則我的便是人的見得善是人人所
固有有何可伐勞是人人所當為有何可施此就性分上幾於無
我地位故曰不違仁孔子則又看得人的便是我的物各付物其

安信懷之理只在彼物上具足而我無事焉此直是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地位故曰安仁蓋只在一條路上上一層則大一層此仁道甚大非聖賢不知其階級之所在也

子曰已矣乎章

此章集註發明夫子深警學者作三層提醒一恐其有過而不能自知一恐其知過而不能內自訟一因其內自訟而知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後一層似補白文所未及此從訟字推究出來凡訟必有箇對頭真見得天理常伸則人欲自屈故能改必矣有謂此唯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能之故語意與未聞好學相類然而聖人警人改過還是說人人做得來之事未

見之歎正深望之也

子曰十室之邑章

此章是夫子教人不要看輕了自家本質只要加箇好學工夫便人皆可以進道蓋生質之美隨地有之但恐或拘於氣稟而無好學之功以窮其理將有拘於質而失之小忠小信者矣或蔽於人欲而無好學之功以坊其欲將有蔽其質而流為不忠不信者矣必有者人人自具不如者人人可勉何為不好學哉

子曰雍也章 四節

此章通篇是論臨民之理非論仲弓南面即是臨民辨簡之言即辨所以臨民之理首句但泛言體度不可實指寬洪簡重次節仲

弓但問伯子為人未露簡字夫子亦但答伯子之簡亦未辨簡字
 第三節仲弓本單要辨簡乃補出箇簡的主宰來居是心所自處
 行是見諸所行謂簡但可用之行事不可用之居心使中有主而
 自治嚴而以此行簡是內既兢兢業外自不至繁瑣這箇簡便先有
 一箇好的源頭不亦可乎若中無主而自治疎而所行又簡是內
 既疎畧外又一切廢弛這箇簡却又增一箇不好的病痛豈非大
 簡乎白文兩段原不板對見得這箇可那箇便不可矣此言臨民
 之理勿以易也故夫子是然雍之言不重默契吾意

哀公問弟子章

此章是言顏子好學之驗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覺得早又斬斷得快其工夫不獨在不遷不貳兩件但
 其已然之效如此

子華使於齊章 四節

此章見可以無與可以與總以義斷兩事分作四節第一節是案
 第二節以子曰斷之此為冉有言之也第三節是案第四節以子
 曰斷之此為原思言之也夫子四箇與字皆唯義所在冉子之與
 便類於適原思之辭便類於莫矣

子謂仲弓章

此章夫子自與仲弓論用舍之正不為仲弓言之凡用人者一有
 成心便是私意即如同是箇駢且角者以為犂牛之子則欲勿用

四書
卷之六
矣若山川之神惟知現在之可用何問由來之可舍可見愛憎之心無當於用舍也

子曰回也其心章

此章須要體貼出顏子之心所以不違仁與其餘不同處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爲心者孔子復卦象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心字正是仁之大根源而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卽是復卦初爻不遠復之義復之初爻卽乾之初爻故先儒謂顏子之爲仁是乾道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也又按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仁也由此觀之則心與仁本不相離存則皆存亡則皆亡內則皆內外則皆外緣何張子有內外賓主之

辨曰張子言之矣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知回之心時時在性上便心在內爲主其餘之心有時在知覺上去了便心在外爲賓本文但說回與其餘分別然玩集註云日月至焉者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則又就其餘補出前面已做工夫云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則又就顏子補出後面未到地位則夫求仁之功唯有先難後獲由暫以至久由勉以至安下學上達而已

季康子問章

此章主用才說程子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推廣之有二義以所長言凡有果達藝皆可用不惟三子以人言凡有所長皆可用亦不惟果達藝後一義又就程子說人字補入

季氏使閔子章

此章見閔子於出處之際能謹之於始語極和平意甚明決完全是箇有德氣象

伯牛有疾章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顏冉之歿乃可謂命故曰命矣夫若人有以致之便非正命

子曰賢哉回章

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其說自程子得之周子朱子又發明程子之言欲學者深思而實體之可見此尋字是要學者於日用動靜之間尋箇私欲淨盡莫非天理處自然樂莫大焉非說向空

處不泊一事也只據孟子便明明說出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曰尊德樂義則可以鬻爵曰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便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及天爵良貴等說則周子所謂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孟子每和盤托出矣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此心字便包心之全德在內故有謂孔顏所樂只是箇安仁不違仁的心境亦未嘗尋不著

冉求曰非不說章

此說字力字有幾樣人分別有說之濼力之盡兩件兼至者顏子之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是也有纔說之即恐不行之說常趕力不

及者子路之進是也有說先不浚從何用力志不率氣而乃謂非不說者冉子之畫是也若夫欲進而不能始無可著鞭矣故此章夫子說箇畫處與問聞斯行章說退字又不同曰求也退是就行上說曰今女畫是卽就說上說其病更在力之先非力之咎

子謂子夏章

此章與古之學者章皆就學者用心不同辨之故兩處集註俱遵程子說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合兩處參看則凡學者致知力行只欲得之於己便是君子儒便是古之學者凡致知力行只欲見知於人便是小人儒便是今之學者此小人主學者說其學亦在一條路上

但其心唯欲見知於人則可以應付人世便了不必以遠大自期也只看子夏問政夫子教之以無欲速無見小利這欲字見字便是小人儒局量

子游爲武城章

此章是推類的意於二事見滅明以正大持身之概於滅明見子游以正大取人之概故朱子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子反章

子反之事事之所難子反之言人之所難此自揜其功是不伐信史

子曰不有祝鮀章

此章張南軒云世衰道微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鮮不爲之變易聖人所以歎也此把今之世三字說得凜凜苟不具得悅人言色安得別有天地乎而有亦作不有看

子曰誰能出不章

以由戶比由道見得不可當面錯過亦無可躲閃故曰曉人以道之必當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

子曰質勝文章

此章文質照集註就學者身上說質是忠信誠慤之本然者文是威儀文辭之燦然者故從學者說到成德言其始損之補之使不

至於相勝猶是學者勉強工夫到成德時則不期然而然不待損之補之所以文質彬彬又據新安陳氏曰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而後文質始相稱是以文得其中爲彬彬文不及則爲野文有餘則爲史文可損益而質無可損益也兩則字與然後字呼應主三項人說野是野人史是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之人不是說史君子是文質得宜成德之稱此君子切不可把後進的君子及質而已矣的君子兩箇假的來混帳

子曰人之生也章

直字只是依本心所不能自已者順他發出來集註生理本直四字意極該括自天所賦爲命卽是直之大原人所受爲性卽是直

之本體存之於心則理得措之於事則合理皆生理本直之說也
罔字是冥然不覺又悍然不顧全脫却本來面目則原始既差亦
算不得生了故曰幸而免兩句猶云生則本直不直則如無生語
意相反相足

子曰知之者章

此章見學者不可安於已至之字主道言知好樂主心言者字主
三等人言凡人之於道分言之各有所已至曰知之者好之者樂
之者合言之各有所未至曰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其已至者其序
不可亂其未至者其功不可闕故聖人說箇知不如好便要人勉
之以至於好說箇好不如樂便要人勉之以至於樂兩箇不如意

重起下須體認其淺深生熟處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章見教者不可強人以所未至孔子教人說下學處多說上達
處少此章單就語上辨其一可以語一不可以語則其意上句輕
下句重惟不可以語而語之所以有躐等之弊也天下豈盡能得
中人以上者教之故集註云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雖
似補意却是正意人之上下兼天資學力言

樊遲問知章

務民之義二句集註云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
不可知是兩句做一句看與先難而後獲一句對只重務民義敬

字亦不重敬而遠之是知者識得破處程子曰先難克已也以所
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知者以事言仁者以心言亦約畧指點
箇樣子以見不專之事非所以致知不專之心非所以力行

子曰知者樂水章

此章六句承接雖似乎因其用情之異而知其性分之殊由其立
體之誠而信其自然之效然句句是形容其性情非分性與情爲
兩截蓋以此言性猶成之者性也性字就氣稟體段上說故知者
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集註謂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
滯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乎山水故樂水樂山然下文
動靜樂壽意俱不出此夫理一而已知者達於外則一事各得一

理故周流無滯所以動卽所以樂也仁者安於內則萬事不外一
理故厚重不遷所以靜卽所以壽也慶源輔氏曰註體事乃形容
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

子曰齊一變章

此章歸重道字集註云一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
易可見齊魯皆聖人所欲變而之道者非徒抑齊揚魯之說蓋齊
魯之初本皆有先王之遺風但一經創伯之餘而其政專務富強
則其俗便急功利功利便不重禮教其政假借仁義則其俗便喜
夸詐夸詐便不崇信義遂與先王之道多隔了一層此變之所以
有難易也

子曰觚不觚章

上觚字是觚之名下不觚觚字是失其實觚哉觚哉則歎其空名而已故程子曰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直推廣到君不君而不臣而范氏更說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此卽是孔子繫易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的意

宰我問曰仁者章

此章正所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君子可逝四句皆側重不可意相承說上二句就從井一事目前言之下二句槩指凡事言之謂君子但可使之往救不可陷之於井蓋由君子但可誑之以理之所有而不可昧之以理之所無也集註一理字便包許多權輕

重別親疎審是非可以死可以無死在內故新安陳氏曰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乎學也

子曰君子博學章

此章只消就博約發明不必添知行爲註脚博是道之分殊處凡致知格物皆是文約是道之理一處凡視聽言動只一禮朱子以學欲其博守欲其要平說則是徒博而失之雜徒約而失之陋又或不由博而約失之無序皆謂之背道也但此二句與博我以文二句字字敵對不同下句之字卽指所學說故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是以汗漫釋畔字以守禮爲弗畔歸

重約禮一邊其說與本文字義頗合乃朱子置之圈外而大全諸說亦主交勉並進為多此先儒重發明道理不拘拘字義故也

子見南子章

凡聖人處一事與應萬事一般故所否二字不獨指一事說否字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在聖人正未嘗見得我事事合禮事事由道此正是聖人氣象與苟有過人必知之語意畧同

子曰中庸之為德章

此章與中庸文義有別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多一能字則中庸至字以中庸之道言此處至字以中庸之德言蓋道是眾理之總名稍有一分過不及處便是不能知不能行的人故曰民鮮能久矣所以有能字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則能已在其中苟其心稍有一分未得到的自家原無此德故曰民鮮久矣所以無能字久字亦由世教衰民不興行來即據其行之不合中庸便見心之鮮有其德也

子貢曰如有章 三節

此章三節以次節為標的首節是仁之功用盡頭處末節是求仁工夫起頭處而次節是仁之本體具足處要先識得本體具足而後不走了難路自有箇下手方法若走了難路雖聖人做不來自有箇方法便人人做得來故章內兩箇可謂前後照應以見不在彼而在此也如必要博施則在我者不能給又要濟眾則在人者

不能周何事事字照註作止字解必也聖乎緊連下句讀猶云何止於仁即使聖如堯舜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故以是求仁則愈難而愈遠矣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即得之以為心則本是萬物一體無人已分別故仁者看得天下之人與自己一般此處已欲立而立人二句是說仁之體自然流行無間使子貢曉得所謂仁者如此未是推己及人工夫下節方說出求仁之方能近取譬四字字字有力與強恕而行四字一樣看蓋人既有為己之心便不容他所見之不廣人豈盡無為己之心便不容他發焉而中止必須有一好意便做一好事不是空空欲立欲達凡所謂知之明處之當者皆從在己者求之則仁不絕於天下矣此乃是人人做得日日做得故謂之仁之方何消舍己而求之民衆舍己之欲立欲達而求之施濟舍近而求諸遠乎

四書斷卷之六終

